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海外藝遊專案』

補助案成果報告書

申請人：洪司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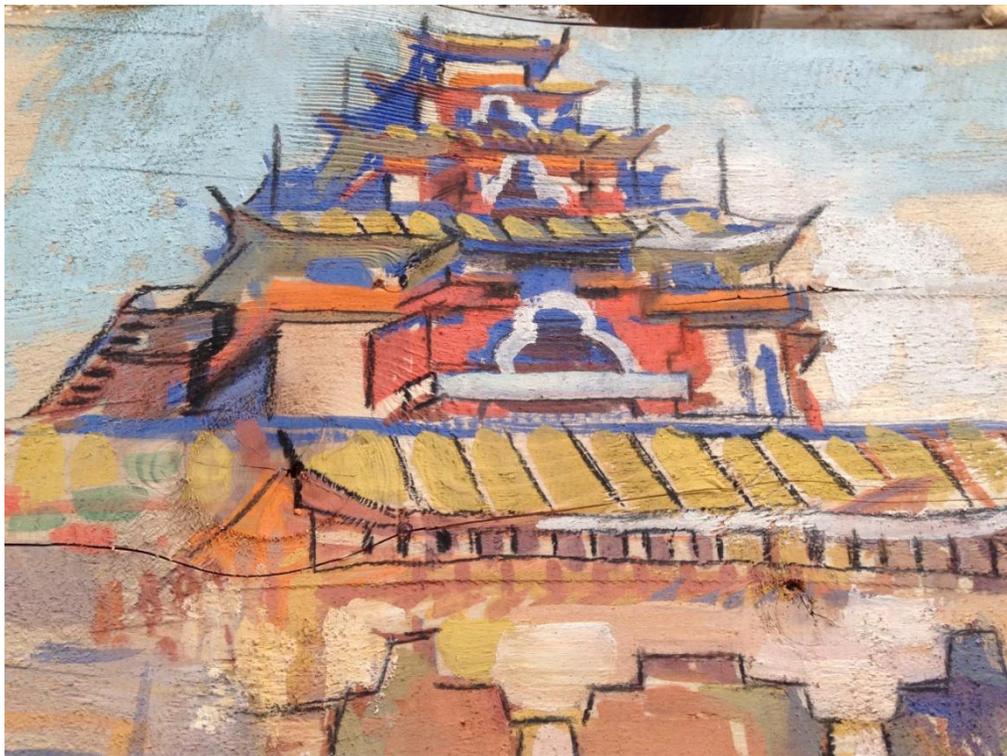
填表日期：103 年 08 月 08 日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計畫成效



(扎西寺旁轉經輪的村民)



(寫生記錄正在興建的寺廟)

出國行程表

5/15 台灣桃園 -> 中國香港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藝術中心、香港亞洲藝術博覽會、香港美術館、牛棚藝術村、JCCAC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5/20 中國香港 -> 中國北京	798 藝術特區、草場地藝術特區、中國美術館、中央美院美術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UCCA、
6/23 中國北京 -> 中國成都	四川博物院、四川大學博物館、藏人一條街、
7/3 中國成都 -> 中國康定	中途休息
7/4 中國康定 -> 中國甘孜	扎西寺、扎西持林、玉隆拉措、馬尼干哥、甘孜市、利眾藏醫院
7/24 中國甘孜 -> 中國成都 7/25 中國成都 -> 台灣台北	中途休息

出國動機

申請者本身參訪、交流各地繪畫領域藝術學校，認識不同學校畢業的老師和學生，對於美術學院的教育體制感到很有興趣，進而做為創作的研究題材，做為創作者，藉由系列作品，表達創作者被美院影響。認為學習越多差異性大的美術教育認識，啟發新的繪畫可能。

反觀自己藝術教育的文化，早期台灣物資平窮，鄉下只能透過觀看廟宇興建，繪畫、雕塑認識民俗藝術的起源，是最早孕育藝術教育的搖籃。透過父親口述歷史，了解當時家鄉背景的台南蚵寮鄉，廟宇工藝間接影響他對於藝術的啟蒙，也影響著他成為村裡第一人，受過早期國立藝專美工科訓練。

此計畫的開端，是研究廟宇藝術教育如何在村民中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了解蚵寮鄉出身的洪通畫家，他最早靈感來自於兒子健康教育課本上的圖片，創作出混合宗教色彩鮮明的作品。申請者進而決定旅遊至前藏札西寺與利眾醫院，研究古老廟宇唐卡與醫學唐卡。

個人簡介

洪司丞於研究所主修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西畫組，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曾到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曾受俄羅斯列賓美院老師影響而喜愛風景與人體寫生，目前為台北文化局駐村年輕藝術家，對於各種藝術教育環境感到好奇。

藝術抱負

理想 - 學習與認識、尊重當今各地藝術不同的繪畫教育，盡創作者本身能力學習，吸收轉化成自己的創作。

目標 - 理解學院，與非學院學習美術的差異性。

實踐 - 設計兩位虛構的畫家，依照不同美術教育背景而訂，讓創作者可同時轉換不同的創作機制。

計畫影響

學院出身的學生為「學院派」，非學院出身為「素人畫家」，那西藏出身的唐卡畫師，又是再怎樣的學習環境出身? 正統美術教育可能無法解釋畫師的養成，近幾年唐卡藝術逐漸建構學院機制，這是世界的主流，還是力保民俗藝術唯一不消失的方式。

此次藝遊認識到札西寺周邊屬於一個原始完整「政教合一」的中型寺廟，村民在周邊組成了居住部落，藏系民族的藝術美學講究「工巧明」等藝能學問，其中一巧為「身工巧」，也就是細工、書畫、舞蹈、刻鏤等藝能養成，主要為唐卡畫師的地位與社會發展和宗教、美術教育背景，對於申請者本身的創作關注「藝術教育機制」，相較於以往為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現今藝術教育大多已經去宗教化，讓不同國家的人能更沒有門檻去學習一個地方藝術，藝術史是從宗教畫發展到現今當代觀念藝術，藉

由此藝遊西藏計劃，重新用我的教育背景去觀看，去發現新的自身關注的創作可能。



(扎西寺前的金剛法會)

挑選了三家不同地方，香港（商業藝術），北京（藝術學院），西藏（宗教藝術），以商業到相對純樸、倒退的方式去看中國藝術的世界，從城市到鄉下，雖然是表面上的落後，但許多精神卻不一定是鄉下比較吃虧，看到畫師們的努力，可能一輩子都進不了主流商業藝術，卻看到這樣的藝術可以影響別人；而我們在追求的商業與藝術做平衡，或是藝術能有經濟效益，此趟旅行穿梭這三個世界似乎有了新的啟發：金錢在運轉的繪畫、為培訓藝術運轉的繪畫、為宗教而存的

繪畫，這三件事情也缺一不可，回看洪通當初的成功，受到三件事情的洗禮，宗教本土的神秘，學術界的批評，商業運轉的人氣，讓他成為當時矚目的藝術家。

香港（商業藝術）ARTBASEL 周邊

每年於巴塞爾、邁阿密海灘和香港舉行全球頂級的巴塞爾藝術展，最初在 1970 年由三位藝廊代表創辦。致力於藝術市場的推動，巴塞爾藝術展聯同各地藝廊，致力培育市場性藝術家、推廣視覺藝術的收藏。

第二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網羅亞洲以至西方年輕新進藝術家及當代大師，分成畫廊 Galleries、亞洲視野 Insights、藝術探新 Discoveries 及藝聚空間 Encounters 四個展區裡，展示全球逾 3,000 位藝術家之作品，包括 20 至 21 世紀最優秀的油畫、雕塑、繪畫、裝置、攝影、錄像等藝術品。展覽透過一系列演講座談活動，提供不同交流機會，讓藝術家、藝廊代表、收藏家及與會者體驗到巴塞爾藝術展的與別不同，感受充滿活力的跨文化之旅。



除了展出世界著名藝術家作品以外，巴塞爾藝術展也抱持創新精神，不斷創造合適新晉藝術家展示的平台，以成就視覺藝術先鋒為目標。經過 40 年努力建立的國際名聲，搜羅藝術作品、世界頂級藝廊與資深收藏家，促使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成為亞洲藝術界的平台，並帶動香港周邊效益，也同時舉辦許多非官方的藝術活動，可算是亞洲商業藝術的重大盛事。

香港篇

一開始去香港下飛機那刻，我跟隨我同學一同到達赤臘角機場，今年是 ART BASEL 第二屆，之前就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資料，尤其是黃色小鴨在維多利亞港時讓我印象最深刻，有很多台灣藝術圈的人會去香港朝聖。但現在回台灣以後最近看到雜誌，好像說台北藝博希望能

抵制香港巴塞爾，成為亞洲重要的藝術中心。所以對重來沒來過國際的藝術博覽會的我，對於這次的旅行算是新的體驗，讓我大開眼界看真正的國際接軌。



在機場搭著巴士到重慶大廈的路上，我想起五年前也是陪同同學來到香港，當時是晚上，住的是一個老奶奶家，一路上也是很多回憶，路線也是有去北京中央美院，但不一樣的是這次多了去藏區旅行，轉眼間，到了重慶大廈，這裡對我來說是超級陌生的地方，雖然在歐洲中東的人好像很常見，但由於他們實在太密集集中在重慶大廈附近，有些害怕，這個區域每個地方都是旅社，好的爛的都有，房間、土地分得又擠又小，還好有個印度媽媽，他也是開旅社的，幫我們找到網路上訂的地方，天啊真得太感動了，我們終於疲憊得把行李放好，四個人住在連行李無法全部攤開的地方，連走道都沒有，同學們都想把我掐死吧，但看在房租便宜的份上，我們就忍個六天吧。



畢打街這裡有棟大樓，有好幾間高級畫廊，同行的阿嵐她很熟悉的帶我們逛逛，葉青源因為穿拖鞋就不想上去了，一進去就覺得果然是當兵當太久了，這樣好的空間，只有去法國時有看到，雖然我們看的是商業畫廊，但看到國際大師好作品還是不忘多看幾眼，在這昂貴狹小的香港，有這樣大的藝術空間，營運起來會是多麼可怕的數字，還是打從內心羨慕有這樣地方，已經不是我們這種平民消費得起的。

看了看我也開始期待 ARTBASEL 有沒有很好看呢？隔天在會場換了張免費票，發現台灣的大家都很聰明，也看到很多台灣同學，阿嵐巧遇索卡的員工，跟著工作証進去卻衝太快，結果她還是不能去三樓，最後還是乖乖去拿票，裡面大到不行，雖然沒有羅浮宮那種誇張

大，但也夠了，看到後面根本看不下去，之後去北京還不斷重覆看到同樣的作品，心裡想，是順道經過香港嗎？



來到香港，不免就會想看看香港人的藝術，也想知道香港在地的藝術家的環境有沒有很棒，所以去了牛棚藝術、JCCAC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香港藝術中心剛好配合這次的大型藝術博覽會，推出了藝術巴士(ART BUS)，來到牛棚有點失望，但建築物很特別，回想在台灣，自己有 435 藝術村，相較起來真的比港人幸福，空間又大，難怪有香港的藝術家會來 435 駐村，接下來到 JCCAC 與阿嵐的哥哥會合，去拜訪一位香港藝術家，湊巧他有來台灣展過，在 VT，可惜他對台灣的藝術家還是不熟悉，不過他在香港很有名氣，因為他用的空間真的很大又很棒，作品一看就知道很精緻，感覺會有很多人喜歡，真希望可以來這邊駐村，逛了其他間，有的還蠻雜的，畫室也可以駐村，或許我

弄錯了，可能是社區教學，最後還是覺得不錯的環境，下面有個展場就很像社教館的展，覺得很熟悉。



在香港旅遊的期間，花了一天前往澳門。澳門的藝術，我有看到有個砲台博物館的走道展廊，似乎沒有掛作品，好像很多地方性的藝文中心，就沒有多大的印象，很喜歡他們的建築物，澳門還是觀光比較多，回到香港美術館在展朱銘的作品，台灣的大師登港，之前香港藝術中心裡的藝術書店被撤掉了，覺得可惜，都是賣文房四寶，看不到太多香港藝術的資料，但聽說阿嵐哥有去過專門放藝術書的機構，是高級又好逛的地方。



再搭藝術巴士的路上，好像是學藝術的女大生，他們用流利的英文介紹香港各個藝術景點，知道我們是台灣的同学，對我們說好喜歡來台灣玩，真覺得好希望可以多多交流，我知道北藝最近這幾屆有和香港中文大學交流，真可惜不是我那屆，不然就可以認識其他藝術學生，這次香港行也許就會更加豐富，不會現在都在亂逛藝術機構，或是不知道哪裡有趣，不然就是去了一間藝術基金會卻關門，不然就浪費很多旅行時間，也了解得很表面。後來發現香港藝術大學他們有辦跟西藏的唐卡集中營，台灣人也可以參加，但就沒有補助，如果我提早知道這樣的消息或許又跟我後來認識的唐卡畫師有很大的不同。

走在香港的街頭，我看到了一些新的畫室，在一樓的店面是多麼貴，當初以為是賣畫材，但空間跟設計都很極簡風，目的地是收上班族與成人，但看到我們不像是報名來學的，就「沒招呼我們太多，但我還是覺得很特別。香港藝術中心，我一直以為很大，是個很棒的展場，

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個非政府組織，而且還自負盈虧，有許多藝術課程，但空間有限，不免覺得台灣的藝術大學很幸福，有較大資源和公辦美術館，香港和台灣的藝術資源，各個都有優缺可以互相補足。

在離開香港那天，機場下起雨，巧遇伊日的團隊，這次香港飯店藝術博覽會有些台灣的畫廊，他們也包括，接下來我就一個人往北京出發了，心想五年前的香港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知道是我住的地方有所不同還是真的有變了。



北京（藝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周邊與 798、草場地

中央美術學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唯一一所高等美術學校。現設有中國畫學院、造型學院、設計學院、建築學院、人文學院、城市設計學院、實驗藝術學院七個專業分院，並設有造型藝術研究所、繼續教育學院和附屬中等美術學校。學院致力於建設造型、設計、建築、人文等學科群相互支撐、相互影響的現代形態美術教育學科結構，在構建新世紀中國特色的美術教育體系中發揮引領作用，以鮮明的中

國特色、高水平的教學質量和研究成果，贏得國際美術教育界的高度讚譽，成為中國高等美術教育領域具有代表性、引領性和示範性的美術院校，並在國際一流的美術院校中享有重要地位，而周遭環境有 798。



北京 798 藝術區所在的地方，是前民主德國援助建設的「北京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聯合廠是由德國德紹一家建築機構負責建築設計、施工，這家建築機構和當年的包浩斯學校在同一個城市，兩者在建築精神層面上是共通的。其主要特點是：注重滿足實用要求；發揮新材料和新結構的技術性能和美學性能；造型簡潔，構圖靈活多樣。這種學派後來被稱為包豪斯學派。為了配合大山子地區的規劃改造，七星集團將部分產業遷出，為了有效利用產業遷出空餘的廠房，七星

集團將這部分閒置的廠房進行出租。因為園區有序的規劃、便利的交通、風格獨特的包豪斯建築等多方面的優勢，吸引了眾多藝術機構及藝術家前來租用閒置廠房並進行改造，逐漸形成了集畫廊、藝術工作室、文化公司、時尚店鋪，於一體的多元文化空間。由於藝術機構及藝術家最早進駐的區域位於原 798 廠所在地，因此這裡被命名為北京 798 藝術區。



草場地現今更成了繼 798 之後，北京又一個聞名遐邇的創意根據地，來自五湖四海，風格迥異的藝術家們在此肆意揮霍著他們的夢想，古今形成了一個奇妙而有趣的印證。草場地藝術區與 798 相距 1 公里，圈內舉辦的一系列活動使草場地迅速的變成了又一處新的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藝術區內聚集著上百家國內外著名的畫廊、藝術機構、設計工作室和傳媒機構及眾多的知名藝術家，延續性的發展也一定會使草場地成為國內又一處當代藝術聖地。

北京篇

半夜一個人來到北京，真的是抱著緊張的心情，還好有位央美壁畫系同學金金來幫我接機，我在台北認識她的，是個虔誠的回教徒，對我來說是難得遇到的熱心好女孩，等我飛機誤點還帶我坐車到望京，接下來有位央美雕塑系的同學和我分租他的方間，所以算是找到好位子又方便。因為有很多年沒見了，所以聊了兩岸的事情聊到蠻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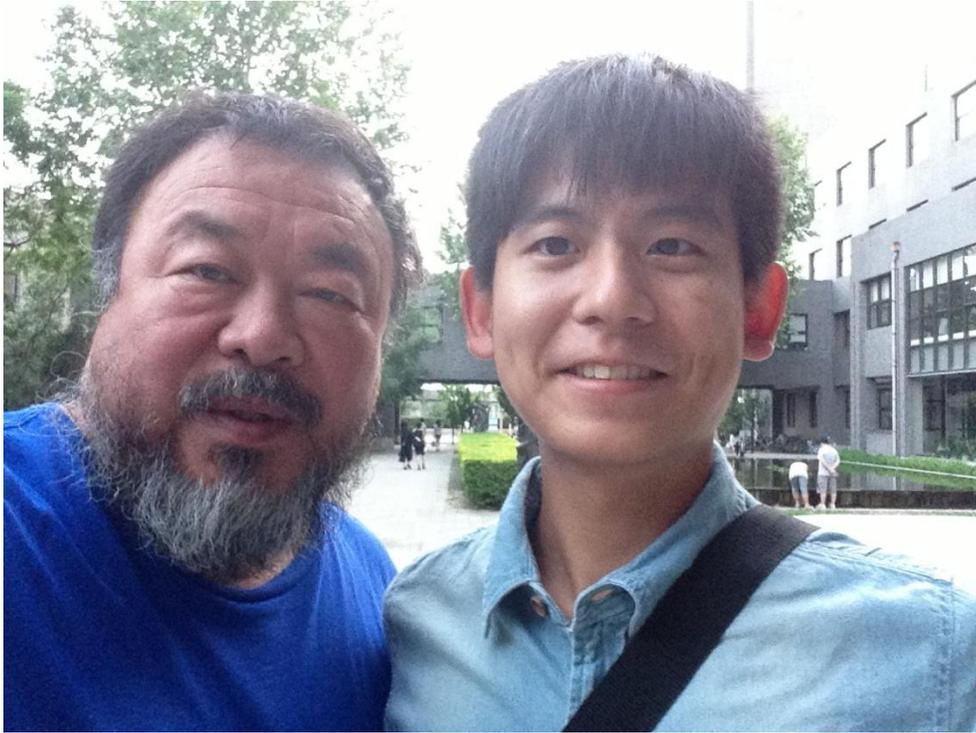


剛開始我在中央美術學院周遭生活，這裡是中國最重要的培育藝術環境，鄰近 798，學校課程講座又多元，來的時候是畢業季，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科系的畢業展，算是難得的機會。



一開始我接觸到一位知名波蘭藝術家的工作坊，雕塑系不但邀請這位藝術家，工作室各個地方都增大變新不少，才五年，還有車廠設計公司進駐學院，真的是佩服，這位藝術家在香港巴賽爾也展出同樣的作品在北京 UCCA，但工作坊開始的第一天竟然只有我一個人報到，那昨天座談的盛況是怎麼回事？我勉強的用英文跟藝術家團隊溝通，好在有位中文很好外國女生，讓我沒那麼尷尬，自己可以任意繪畫參與，之後又說要做一條龍，是個藝術家集體的雕塑工作，我沒參加，直到隔一天才好像有很多同學去幫忙做雕塑。果然我沒有辦法像波蘭人總是充滿著元氣一直有動力做作品阿！之後開始參加學校辦的講座，在這裡總是會遇到國際級的藝術家，印象深刻的是竟然遇到艾未未大師也坐在很遠的旁邊，很慶幸，我跟他要到了一張合照，他還幫我拍

照，人非常好。會這樣提起勇氣要拍照，是因為曾遇到徐冰院長也從香港剛回來，在校門口接電話，錯過沒合照，後來覺得可惜，其實敢不敢跟他們搭訕這也算是一種考驗吧。



當然遇到的不只有他們，有很多可能在台灣不有名，可是卻在當地很有名，我也是充滿著問號得聽他們的藝術講座，每次聽完都很晚也收穫很多，跟著認識的同學一起回宿舍，好像真的感覺再讀這間學校，雖然台灣的藝術大學前幾屆沒開放跟央美交流，但曾做過交換學生的我認為從另一個非學校學生的角度去看，是新的體驗，而且跟人一起上課也不會感覺奇怪。

在央美裡學生有種莫名的優越感，可以感覺得出來，在亞洲，我認識的藝術學校很少，知道日本東京藝大的有名，韓國不太了解，北韓無緣進去，但 798 裡有個北韓專屬藝廊，自己台灣就更熟悉藝術大學環境，還有什麼亞洲國家有漏掉就抱歉了。在亞洲首屈一指的美院，

應該非央美莫屬，他們在藝術圈裡享有特權，在中國拍賣會常看到央美之星特區，果然重視學院的品牌，相較離北京很近的天津美院，去了之後，回來跟央美學生分享：有人就回不曾去過，不了解，沒注意帶過，讓我覺得這間學校很優秀。



這樣優秀的美院，我知道有不到十個台灣人就讀，認識他們是透過別人的幫助，還有自己在路上聽到熟悉的腔調，親自尋找他們聊天就更加了解央美的風氣，在這裡各個學院有一到六個左右的工作室去區分風格，從最傳統到最當代，在畢業展裡可以好好的了解，另外還可以去聽各個工作是的論文答辯，十分精采，讓我更加快速了解教授跟學生對藝術的看法和關注什麼，常跑工作室也可以跟學生聊很多東西，像我去展望教授的工作室，就遇到元智大學的學生去做十幾天的交流，

還有認識一位美院的準交換生，未來要來師大美術系交換半年，對台灣充滿疑問和許多未知，對台灣有興趣的大陸學生，我自己遇到有 2-3 成，剩下的對台灣的藝術是完全陌生的認知。



在生活方面，央美宿舍是沒有冷氣的，不像台灣的宿舍每間都有，相反的，央美給學生的工作室很多，雕塑系是我看到最好的，不但挑高很高，平均每人的空間很大，在台灣工作空間就慘不忍堵了。不過後來我發現央美學生是可以當解放軍這件事感到有趣，原來武裝部在學校徵兵，條件還比國軍薪水高，可能類似自願役，但我問了好多同學要不要去當兵，意願確是很低的。

在政治方面央美學生曾在六四做過許多反抗政府的事情，後來從舊校市中心王府井遷到新校望京，我就想起，西班牙同學說他們馬德里藝術學院到大學也在市中心後來被遷到遠處，似乎兩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不太確定，但學藝術的地方總是自由之地，老是被限制。



西藏篇

在成都這段期間，我待在飯店許久，去西藏之前很多人都說多危險，就算是成都的漢人，也說什麼上山前幾天不能洗頭，會死掉。或是山上不只有藏人還有其他民族，那些民族會找看起來有福報的人，把你殺掉做祭品，這樣他就能得到你的好運之類的，但我沒有被嚇跑，因為這次上山有喇嘛帶我，還有一位我小時候的英文老師，有台灣人跟當地人帶，關於山上面的資訊落後，或是人生地不熟，至少有人互

相照應，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政局相當不穩定，沒去過還是多多少少會有些忐忑的心情。



有別於之前的行程，第一次來到沒電沒自來水的地方，更不用想發展過的藝術經濟：藝博、畫廊、博物館、美院等，會發生在西藏的高山上，成都已經明顯比北京看到的藝術資源少很多，連四川美術館在 2014 年才在當地興建中，更別期望藏區有展覽，但心裏想這是另一種新生活體驗吧，光傳統藝術就看不完了，有時候不可以太學院，學院、商業的藝術作品這一趟已經看很多了。想著想著喇嘛就來了，之前就在老師台北家見過一次，但互不熟識，他沒穿袈裟下來，原來路

上武警眾多，不想被找麻煩所以換掉了，在上山途中「愛祖國、愛共產黨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海拔在高也高不過群眾利益」、「西藏漢人一家親」等字樣震撼著我，道路上的文宣聳動，大概至少看到一兩百句的精神標語，還不包括我在睡覺的時候，電塔也是數量跟密集度多到爆炸，如果是藝術家操作，可以視為地景藝術的一種，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輛輛的大卡軍車也不斷下山，鐵騎兵等標語也是寫在車頭，一來就是十幾台，不禁覺得山上到底是多危險，還是西藏人持有核武嗎？當來到了海拔3千多公尺人的數量明顯變少很多，羊跟犛牛會都比較多，接下來我要怎麼過生活，到達札西寺，我在那裏醫院入住，裡面住了喇嘛親戚，有四個女生跟我年紀比較相近，其他都是小學生跟長

輩居多。而且男人都出去工作，不是去放牧就是從事貨運，有的出家在寺廟修行，所以不太常見到男性，所以最常相處的就是小朋友跟她們。



白馬，是一位尼姑，負責家裡跟醫院的大小事，提水洗碗雖然他們都會一起做，不過他特別得忙碌，連在餐桌吃飯時，吃沒兩口就會消失不見，之後忙完又再回來，比較忙碌，靜不下來。她的特色是頭上有一塊疤，長不出頭髮，小時候打翻蠟燭，燒到頭皮，但她也不太介意，還經常把喇嘛帽帶的像個嘻哈客。也曾經因為太常看偶像劇電視，所以身體不好，還會發作類似羊癲瘋的疾病，所以師父禁止在家裡裝電視，她也明顯改善很多，一年才發作一次，這都事後才知道的。



珍珠，她有個妹妹叫露露，姐姐跟妹妹個性相反，姐姐活潑開朗，妹妹做事嚴謹，他們兩個跟白馬感情很好都睡在同一間房間，我看過他們唱歌跳舞，跟在歐洲認識的朋友跳舞的感覺又不太一樣，那種在草原開心起舞，唱著藏歌，讓人也覺得開心，很容易就度過了一個下午跟晚上，姐姐妹妹都是大學學歷學漢語，不過妹妹之後要當小學老師，他們大學的同學都是藏人，第一志願應該是拉薩，而很少是清華北大，妹妹暑假回來會做一些 DIY 軟陶，來打發時間，平常兩個都是在醫院當助手幫忙藏醫，所以我吃的飯多半來自他們的廚藝。

登真，是管雜貨店親戚的媳婦，年紀跟我一樣就有個沒滿歲的小小孩，常常大家會跑到雜貨店裡，因為有賣東西又有電視可以看，外面也是野餐的好地方，她不會中文，所以我跟她溝通都是指指點點，不過只要跟她的小孩玩就不會覺得有什麼需要語言了，因為小孩也不

太會說話，藏文會得很簡單的詞彙，教他講中文也會模仿，但完全聽不懂，最喜歡跳江南 STYLE。



在這裡的生活重心除了在醫院生活，另一邊就是村莊的尾巴有個正在興建的廟宇，裡面有十幾位唐卡畫師，很多都跟我一樣年紀在學習，只有幾位年紀比較長的師傅，唐卡師傅看到我來超開心的，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還會牽我的手，雖然在這裡很正常，還有一個管家喇嘛也會牽我帶我去找吉普車下山，這件事比在法國見面親臉頰打招呼挑戰性高很多，牽到我都尷尬了。所以在這裡人跟人之間的距離是很近的，雖然生活很平淡，村民人手都拿 IPHONE 跟智慧型手機，卻不能上網，日子變的純樸很多，時間都花在相處上，像珍珠姐姐就知道自己手機遊戲玩太多，把所有的遊戲程式都刪光，露露妹妹也說他寧願多陪家人也不願意辦護照出國，在那邊護照要辦三個月還不確定

能不能通過，光去德格市就要一天時間，很多時間都消耗在交通、跟等待辦事程序，所以停留在這裡更能感受到時間慢慢的流動，跟軍中漫漫長長的感覺又不太一樣，找到自己想做的事跟相處變的很重要。

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之對照

洪通與藏醫唐卡並無實際關聯，但卻有相似之處。從環境、畫面、宗教、民間醫學、建康教育圖鑑，這五部份。

環境

此計劃將對照台南與甘孜的差別，閩南人和康巴人為這兩個城市佔最多人口，而南鯤鯓與扎西寺附近為比較的重點，藝術方面洪通為南鯤鯓生活圈的主要藝術家，而扎西寺多為工匠畫師。在生活機能方面藏區鄉下與台南鄉下附近相似，到達另一個村鎮不方便，對於資訊交流只能透過口頭相傳，斷網無電。生活重心都以宗教為核心，道教與藏傳佛教，而廟宇的繪製都有畫師來製作，利用幾個月的時間每天繪製，並且住在廟旁，畫完結束後在去另一城鎮製作，在這方面唐卡畫師對村民的藝術教育影響不大，反而是台南潘春源家族學習於泉州畫師畫派，藝術教育從廟宇建設旁的工地，變成村民最易接觸藝術的開始。藏族人在繪製唐卡有標準的嚴謹構圖比例和行式，不像漢人對於壁畫有所差異，對於村民來說較好學習。



(在喇嘛師父家作客)

畫面

從表面來看，圖畫的表面有許多相似地方，宗教色彩都善用寶藍、大紅，可能跟唐朝宗教色彩起源有相似，而題材多為人物形像、植物等，並搭配文字，有如解說圖。唐卡捲軸使用捲軸的方式。將畫裱背，方便攜帶。

宗教

從宗教來談洪通受南鯤鯓道教影響，唐世宗的五位大將滅隋建唐，傳言靠王船傳至台南麻豆，就是當今南鯤鯓所供奉。同樣唐世宗命文

城公主進藏傳入佛教，是藏傳佛教的啟源之一，佛道教盛於唐代，並有佛道合一的風氣，洪通與藏醫唐卡所受宗教歷史背景環境有所關聯。



(學習如何製作壁畫)



(在休息的小喇嘛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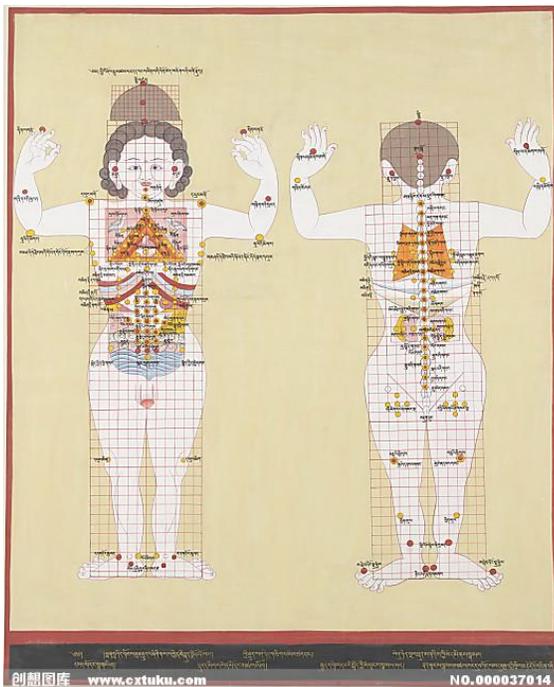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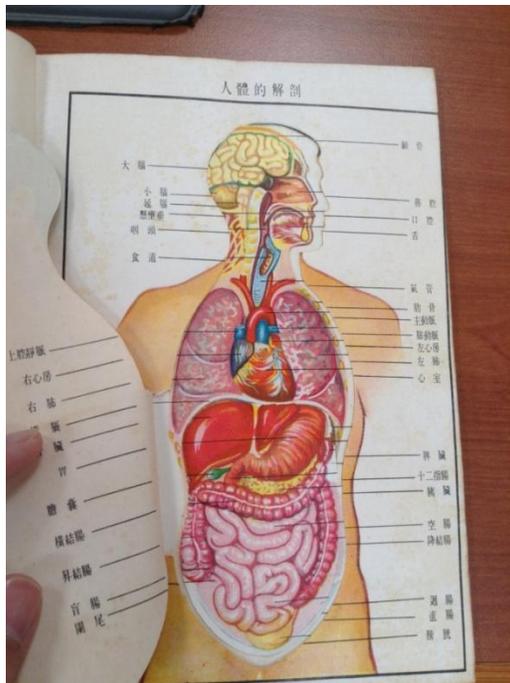
民間醫學

傳言代天府供奉的范府千歲范承業原是唐代精通醫術也懂畫畫，附身在洪通身上使其作畫；而另一口述歷史說洪通很早就開始作畫，而是受兒子的民國 58 年出版「中學健康教育第二冊」人體圖鑑啟發，斷斷續續開始做畫。相對藏醫唐卡來自於元單貢布的「四部醫典」的圖鑑，是實質為藏醫的經典著作，裡面的唐卡涉及許多層面，可說藏人最早的健康教育書籍，兩者作畫與醫學並無不相關。藏人多數看藏醫，扎西寺算少數擁有這樣的中型醫院，但只有一位醫生，但可以較好從醫學唐卡圖鑑上認識，學習西藏醫學不一定要從醫學唐卡開始學習，認為這關係每個人的學習能力，有些藏醫不需要透過四部醫典的唐卡學習，但有些需要，所以四部醫典的唐卡繪畫為輔助用，醫學繪畫裡還是藏入許多祕密，需用其他方式才能看的懂，這部份較為特殊，也感受到藏醫個神祕。



建康教育圖鑑

大部分的醫學圖鑑繪製沒有四部醫典來的豐富，而西醫的醫學圖鑑有古老的歷史，多種版本，沒有像藏醫有單一指標。藏醫在診斷時會注重藏曆的生辰，不同的病人即使患了相同的病，配出不同治療的方式。在建康教育圖鑑的部份，藏區的宣導並不完善，如果讀一般學校，便不會接觸到這些圖鑑；而台南使用日治時期與民國時期的課本，來讓學生認識跟醫學有關的相關知識，兩個地方的圖鑑都有所差別，這樣間接影響與畫廟相比又有所不同。



(唐卡畫師繪製的宗教圖紋)



(甘孜附近興建的閉關所)

對於個人、國內藝文工作者及相關領域的啟示

剛開始關注在於越單純的環境越能專注於自己的事情，好比說喇嘛會選擇閉關來專心自己佛法上的修練，可以選擇一個月或半年一年或更久，包括跟親戚朋友只能見幾次，吃飯也是最少次數，透過降低慾望達到修成。包跨轉山的修行，一路扣拜到拉薩，只要目標明確就可不斷做下去。相反台灣環境誘惑多，不易專心，對於自己是依物質生活，就算藏人因達賴喇嘛生日被斷網，生活也不會有抱怨，反而說這樣可以多花點時間在其他方面，完全的信任佛法所說，有時也看到喇嘛和牛羊玩耍，生活中較不嚴肅的一面。唐卡畫師在寺廟裡的社群地位，屬於為宗教服務，不像當時文藝復興時期開始關注於自身，而洪通的

創作也並非自身，但他不屬於畫師的工匠，確可以內發創作，當時台南村裡也有許多人學習畫畫只為興趣，但要如何增加藝術人口有兩種，這算自己的一種想法，一種是文藝復興時期，畫師開始思考畫宗教畫與以往不同，令一點就像洪通一樣，後人有更多人學習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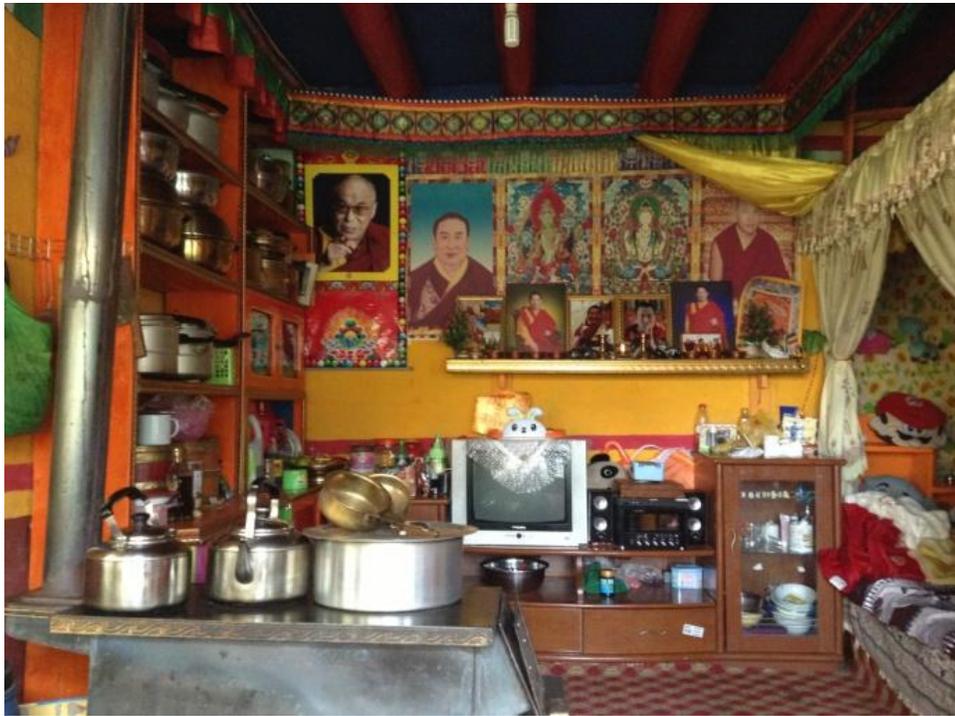
打個比方，文藝復興前發生黑死病，開始以人為本，活在當下，對藝術來說開始轉變讓更多人學習藝術，才可以讓藝術階級有更多權益，有如類似共產主義大家均分財產的概念，和印象派當時的壯大，互相幫助，互相經濟資源，提供一個低需求但又可生存的環境，佛學院也是如此。再來近年來藝術家有更多空間可利用，藝術村為初步型態，除了公家機關的藝術圈，或是私人自發性的藝術村，而寺廟工匠群聚

興建又是令一種類似藝術村的形式，他不但吸引對於藝術相關的人喜歡，變成一個聚點，開放與村民參觀。



可惜藏區對於藝術是為宗教服務，要讓有權的人理解，在這裡藝術處於原始狀態，創作對他們來說是很新的東西，而自身的如何與這理有所關聯？除了醫學圖鑑四部上有制定很多的規格畫風，又有多種元素對互相拼湊，圖鑑的規訓成份高，統一色調為藍色橘色，很適合作為之後做作品得參考，其根源背景，從作者到洪通到藏醫，盡可能找尋天馬行空的假設或是可能性，有些創作關係相似就拿來連接，或許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歷史上的藝術家都繪根據藝術解剖，而達文西

的關係肌肉，如果藏醫圖為發展藝術史的開端，與現有的西方解剖是不是又不一樣，藏醫的唐卡對比圖多為譬喻的手法，這樣的雙重圖相更接進真實。



(一般民家的宗教信仰)



(在金剛法會上類似套圈圈的遊戲)



(扎西持林)



(與唐卡畫師們合影)